

夜

航

船

夜航船卷十三

古劍陶菴老人綉

容貌類

形體

聖賢異相 堯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蒼頡四目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四十九表 仲尼生而具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  
準河目海口牛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  
掌駢脇參膺圩項山臍林齒翼臂窞頭隆鼻阜腴堤  
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兩目方相也手垂  
過膝眉有十二彩目有二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

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  
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其頸似堯其額  
似舜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胸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六十圍見祖庭廣記

老子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見法輪經  
如來有三十二相見般若經

昭烈異相 蜀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碧眼 孫權幼時眼碧色號碧眼小兒

猿臂 漢李廣猿臂善射

獨眼龍 李克用一目眇時號獨眼龍

胆大如斗 姜維死後剖腹視之胆如斗大張世傑亦

膽大如斗焚而不化

半面笑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玉樓銀海 東坡詩雪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光花王荆公曰道家以兩肩為玉樓兩眼為銀海  
東坡曰惟荆公知此

緘口 孔子觀周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  
多事多事多患

舌存齒亡 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  
子乎縱乃張其口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  
乎曰亡豈非以剛也常縱曰天下事盡此矣

芳蘭竟體 梁武帝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覽時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間雅瞻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眼如巖電 王戎字濬冲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目不眩裴楷曰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面如傅粉 何宴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麵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璧人 衛玠少時乘白羊車于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

看殺衛玠 衛叔寶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

看殺衛玠

覺我形穢 王濟是衛玠之舅，儻爽有丰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渺小丈夫 孟嘗君過趙，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

婦人好女 司馬遷曰：余以為留侯其人必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

精神頓生 張九齡風儀秀整，帝于朝班望見之，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琳瑯珠玉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李胤，名詡，夷甫子。平子語人曰：今日之行。

觸目皆琳琅珠玉

若朝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郎軒軒若朝

霞舉

倚玉樹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

蒹葭倚玉樹

擲菓 潘安甚有姿容少時挾彈乘小車出洛洛陽道

婦人遇看無不連手共縈之競以菓擲盈車而返

屋漏中來 祖廣行恒縮頸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

晴明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四肘 成湯之臂四肘韻會一肘二尺又云一尺五寸

為肘

姬公反握 周公手可反握

駢脅 駢聯也 晉文公名重耳其脅駢

鑠金銷骨 西漢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謂讒言誹謗

之利害也

敲膚吸髓 髓中髓也敲其膚而吸其髓喻虐政之誅

求也

掣肘 說苑魯使子賤為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  
使書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  
辭歸以告魯君君曰若吾擾之不得施善政令毋徵  
發單父未幾教化盛行

厚顏 書經厚顏有忸怩謂愧之見于面也



搖唇鼓舌

莊子搖唇鼓舌擅生是非

怒髮冲冠

秦王許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

捧壁入秦見秦王無意償城怒髮冲冠英氣勃勃

生而有髭

皇覽周靈王生而有髮髭謂之髭生王

注醋囚鼻

唐史酷吏來俊臣鞠囚每以醋注囚鼻

春筍秋波

言纖指如春筍之尖且長媚眼如秋波之

清且碧也

藍面鬼

盧杞號藍面鬼常造郭汾陽家問病聞杞至

悉屏姬侍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汾陽曰杞外陋而

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噍類矣

美用三短

後魏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癭而舉

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亂唾擲瓦石 左太冲絕醜亦效潘安乘車游市中羣  
姬亂唾之委頓而返張孟陽亦醜每行小兒以瓦石  
擲之滿車

龍虎變化 韓文公撰馬燧誌云當是時見王於北平  
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碧  
梧翠梧鸞停鵲峙

長人 苻堅拂蓋郎申香夏默護磨那三人俱長一丈  
九尺每飯食一石肉三十斤

矮短人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五寸

重人 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

千斤

澹臺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子像澹臺滅猛毅甚

於子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

祖龍 秦始皇虎口日角火目隆準鵞鳥膺豹聲長八

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號曰祖龍侯生數其淫

暴謂萬萬均朱千千桀紂

好笑 陸士龍好笑常著纒績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

大笑不止幾落水

笑中有刀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

褊忌凡忤其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有刀

方睛 管輅云眼有方睛多壽之相陶隱居末年其眼

有時而方

百體五官 人身有百骸故曰百體官司也五官耳目

口鼻心也

髮鬚髮所屬 髮屬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

故下生眉屬肝稟木性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  
勢鬚下為勢女子黃門無勢故無鬚

重瞳四乳 舜重瞳項羽重瞳隋魚俱羅朱梁康王友  
故永樂中楚王子亦俱重瞳文王四乳宋范鉷百常  
文子明倪文僖謙俱四乳

身長一丈 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

王人臣則吳伍員漢巨毋霸俱十尺毋霸腰大十圍

負眉間一尺孔子長十尺又云九尺六寸按莊子所謂自腰而下不及禹三寸則後說是矣宋程史載有唐某者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

身長七尺以上 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秦始皇八尺  
寸七尺漢高祖七尺八寸光武七尺三寸照烈七尺五  
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陳武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  
八尺項王八尺二寸韓王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五  
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九尺四寸慕容皝七尺八寸  
姚襄八尺五寸曹交九尺四寸冉閔什翼健宇文泰  
皆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八尺二寸自唐以  
後人臣長者故少韋康成十五長八尺姜宇十五長

七尺九寸劉曜子亂十歲長七尺五寸美姿貌眉鬚如畫人固有少而長若此者亂止八尺四寸不能如其父也

丈六金身 佛長一丈六尺以為神然其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彼時天竺之長者故不少也

讒國 沈顏讒論曰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故曰人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

舌本間強 俗語曰三日不言舌本強殷仲堪言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皮裏陽秋 晉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曰季野皮裏陽

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

斷送頭皮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撲上問卿臨行有

人作詩否對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切莫

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唾掌 公孫瓚曰天下兵起謂可唾掌而決九州耳李

集太平可覆掌而致

捫膝 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

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故也又趙宋喻如礪

號捫膝先生

雞肋 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曹操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棄之乃傳令曰雞肋官屬不知何謂楊脩曰雞肋棄之則可惜噉之則無所得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操遂還

噬臍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聃甥曰亡鄧國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臍無及

交臂 莊子顏淵周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回踵乎其後矣夫子曰吾終身于汝交一臂而失之不可哀歟

三折肱 晉范氏中行氏將伐晉定公齊高強曰三折



肱知為良醫我以伐君為此矣

髀裏肉生 劉玄德於劉表坐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  
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  
至矣而功業未建是以悲耳

炙手可熱 唐崔鉉進左僕射與鄭魯楊紹段復環薛  
蒙頗叅議論時論曰鄭楊段薛執炙手可熱欲復命  
通魯紹環蒙

如左右手 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人告高祖曰丞相  
何亡高祖大怒如失左右手

高下其手 言人斷獄徇私高下其手

幼廉一脚指 北齊李幼廉為瀛州長史神武行部徵

責文部薄應機立成神武責諸人曰卿等作得李幼廉一脚指否

握拳嚙齒 東坡帖云張睢陽生猶罵賊嚙齒穿齦顏

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豕心 左傳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后夔聚之生伯封實

有豕心貪婪無厭人謂之封豕

鎖子骨 李鄴侯少時身輕能于屏風上行既長辟穀

導引骨節俱戛戛有聲人謂之鎖子骨

一身是膽 趙子龍與魏兵戰追至營門魏兵疑有伏

引去翌日玄德至營視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抽筋絕髓 郭弘霸討徐景業云誓抽其筋食其肉飲

其血絕其髓武后悅授御史號時四其御史

鐵石心腸 皮日休云宋平廣為相疑其鐵石心腸不  
解吐軟媚詞觀其梅花賦便巧富豔殊不類其為人  
伐毛洗髓 漢武記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  
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今已三洗髓三伐  
毛矣

笑比黃河清 宋包孝肅極嚴冷未嘗見其笑容人謂  
其笑比黃河清

連璧 晉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行止同輿接茵京  
都謂之連璧

乳臭 漢王以韓信擊魏王豹問鄴食其魏大將誰對

曰柏植王曰是兒口尚乳臭安能敵吾韓信

貌不揚 晉叔向適鄭駿蔑貌不揚立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  
吾幾失子矣

貌侵 漢田蚡孝景帝皇后母弟也為丞相為人貌侵  
言短小而醜惡也

麇頭鼠目 唐苗晉卿薦元載李揆輕載相寒謂晉卿  
曰龍章鳳姿士不見麇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  
龍鍾 裴晉公未第時羈旅洛中策驢上天津橋時淮

西不平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平見晉公愕  
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告公公曰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裴度于憲宗時果為相平淮  
蔡

牙缺 張玄祖八歲缺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  
竇玄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口吃 漢周昌爭立太子曰臣期期不奉詔鄧艾自稱  
艾艾韓非楊雄俱口吃善屬文後劉貢父王汾在館  
中汾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  
雄名只有艾氣

吾舌尚存 張儀常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執儀答  
之儀歸而其妻誚之儀曰吾舌尚存否妻笑曰在儀  
曰足矣

借聽於聾 韓昌黎答陳生書足下求速化之術乃以  
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問道於盲未見其得者也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待之  
母終祗喜來弔籍作白眼喜弟康乃挾琴齋酒造焉  
籍大悅乃見青眼

邯鄲學步 班氏序傳昔有學步於邯鄲曾未得其彷彿  
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美鬚 謝康樂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垣寺維摩詰像  
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鬪草欲廣其地馳驛取  
之又恐為他所得剪棄其餘

貌似劉琨 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後傳

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劉琨婢也一見  
桓溫便潛然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  
冠又呼問之婢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  
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  
然而睡不悟者累日

補唇先生 方干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  
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  
號曰補唇先生

渺一日 相東王渺一日與劉諒游江濱歎秋望之美  
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于北渚離騷帝子降于北  
渚目渺渺而愁予王覺其刺己大銜之後相東王起

兵王偉為侯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後竟以此伏誅

半面粧 徐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為半面粧帝見之大怒而出

塌鼻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一日與東坡會飲引大風歌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頭有二角 隋文帝生而頭有二角一日三見鱗甲母畏而棄之有老尼來育哺甚勤尼偶外出囑其母視兒母見鬚角稜稜熒然有光大懼置諸地尼疾走歸抱起曰驚我兒令吾兒晚得天下後帝果六十登極



岐嶷 詩經云克岐克嶷以就口食美后稷也岐嶷峻  
茂之狀也

口有懸河 晉郭象能清言王行云每聽子玄之語如  
懸河瀉之久而不竭

侏儒 左傳臧紇敗於狐駘國人曰侏儒侏儒使我敗  
於邾注狐駘地名侏儒短小也

捷捷幡幡 詩經捷捷幡幡謀欲諧言

胸中冰炭 語云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唇亡齒寒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子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之謂也

足上首下 莊子失信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猶足上首

下倒置尊卑也

揚眉吐氣 李白與韓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  
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何惜階前  
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推心置腹 史記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方寸已亂 三國志徐庶母為曹操所獲庶辭先主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  
從此辭

黑甜息偃 東坡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詩經或  
偃息在牀

肉眼 據言鄭光業赴試夜有人突入邸舍鄭止之宿  
其人又煩鄭取水煎茶鄭欣然從之後鄭狀元及第  
其人啟謝曰既取杓水又煎碗茶當時不識貴人凡  
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青睛 南史徐陵目有青睛人以為聰慧之相

丹心 又心曰丹府心神曰丹元

腆顏 文選明目腆顏曾無愧畏

可口 莊子楹梨橘柚皆可於口

置之度外 漢史光武帝曰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謂隗

囂公孫述也

秦人視越 韓文秦人之視越人忽言不加喜戚於其

心

行屍走肉 拾遺記任未曰好學者雖死猶存不學者雖存行屍走肉耳

顏甲 瑣言進士王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唇略無改悔時人云光遠顏厚如十重鐵甲

高髻 後漢馬廖疏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癩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布

面謾 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妄言是面謾

掉舌 漢鄒生說齊王與漢平蒯徹言于韓信曰鄒生

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妲己賜周公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操書  
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以文舉博學信以為  
然後問文舉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效顰 西子心痛則捧心而顰其貌愈媚醜女羨而效  
之曰效顰山谷詩今代捧心學取笑類西施

新剝雞頭肉 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  
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  
猶如塞上酥

長舌 詩經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守符 楚昭王夫子人齊女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於漸  
臺江水大至遣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約名

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不敢行使者還取符臺崩夫  
人溺死

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時喜攻書每用諸兄筆硯兄曰  
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經籍不然  
成敗安知之

靈蛇髻 甄后入魏宮宮庭有絲蛇口中恒有赤珠若  
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每日后梳粧則盤  
結一髻形后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  
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

女懷清臺 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  
利數世家亦不嘗用財自衛不見侵侮始皇為築女

懷清臺

國色 戰國策鄒姬者國色也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降隋慕其香也

長女子 明德馬皇后和熙鄧皇皇后俱七尺三寸劉曜劉皇后七尺八寸俱以美稱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夫人有鬚數十莖長五寸為婦人奇貴之相

夜辨絕絃 蔡琰六歲夜聽父邕彈琴絃絕琰曰一絃絃斷也復故斷一絃琰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季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安得不知乎



尤物 左傳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曰汝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禮義則必禍及

鉤弋宮 鉤弋夫人齊人右手拳望氣者云東方有貴  
人氣及至見夫人姿色甚偉帝批其手得一鉤手遂  
不奉故名其宮曰鉤弋宮

花見羞 五代劉昫侍兒王氏有絕色人號花見羞  
療飢 隋煬帝每視降仙顧內使曰古人謂秀色可食  
若降仙者可以療飢矣

傾城傾國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  
再得

遠山眉 趙飛燕為妹合德養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  
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又玉京記卓文君眉色不  
加黛如遠山人效之號遠山眉

鴉髻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人各取一隻以末梁饌  
之明旦各以五色縷繫于鴉頂效放之視其方向卜  
一年休咎其占云鴉子東與女紅鴉子西喜事齊鴉  
子南利桑蠶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頭先以  
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黠髮髻髻惟有斯年似  
其羽毛楚人謂女髻為鴉髻

澹粧 楊妃傳號夫人不施妝粉自有容貌常澹粧以  
朝天子白樂天詩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

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澹掃蛾眉朝至尊

嫌嫫母

黃帝妃嫫母貌似催

音友

醜面也而賢帝甚

愛之文選及蒙華袞袞如譽嫫母賢也

無鹽

列女傳無鹽者齊之醜女自詣宣王陳時政王

拜為后

書仙

麗情集長安中有妓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

中第一時號書仙

錢樹子

明皇雜錄許子和吉州永新人以倡家女入

宮因名永新能變新粒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

倒矣

章臺柳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稔明淄青節度使侯希

逸奏以為從事歷三載離別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  
青青今日否使縱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  
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夜西風忽  
報秋縱使君來不堪折

桐葉題詩 蜀侯繼圖倚大慈寺樓見風飄飄一大桐  
葉上有詩拭翠斂蛾眉為憶心中事榻管下庭除書  
作想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想相思死天下負心人  
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二年繼圖  
卜任氏為婚乃題葉者

白團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  
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團扇歌云團

扇歌復圓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金蓮步 齊東昏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金蓮也

郵亭一宿 陶穀學士出使江南韓熙載命妓若蘭詐  
為郵卒女擁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詞名風光好云  
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  
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司空見慣 唐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為蘇州  
刺史過洛杜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物  
詩於韋韋醉甚就寢中夜見二妓侍側驚問故對以  
席上作詩司空命侍寢令誦其詩曰高髻雲鬟宮樣

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恁亂蘇州刺  
史腸

媚豬 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妖豔鋹嬖之賜  
號媚豬

燕脂虎 陸慎言妻朱氏沈慘狡妬陸宰尉氏政不在  
己吏民謂之燕脂虎

燕脂 紂以紅藍花汁凝作汁脂以為桃花粧蓋燕國  
所出故出名燕脂今寫燕字加月已非甚有因旁亦加  
月者更大謬矣日記云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燕脂  
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粧殘者為桃花粧  
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唐熙中時都下競事粧

唇婦女以分妍否其名有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十  
七種

偷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為掾史充女窺壽悅之  
遂與通是時外國貢異香襲人衣經月不散帝以賜  
充充女偷以贈壽充覺以女妻之

宿瘤女 列女傳初齊王出遊百姓盡往觀宿瘤女採  
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命教授桑不受觀  
大王王以為賢欲載之後車女曰父母在堂不受命  
而往是奔也王奉禮往聘之父母驚欲洗沐加衣裳  
女曰變容更服王不識也遂如故至宮王以為后

飛天紒 唐末宮中髻號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髻蓋盤

鴉墮馬之類宋文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抽其鬢向上直梳謂飛天紒

流蘇髻 輕雲髻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束結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富家女子多以青系效其制

斷臂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骸以歸過開封旅舍主人不與其宿適天暮李氏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為人所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



斧斷其臂開封府尹聞之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截耳斷鼻 夏侯令女譙人曹爽從弟文叔妻文叔早  
死恐家必改嫁乃斷髮為信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  
以刀截兩耳及爽被誅夫家夷滅已盡父使人諷之  
令女復斷鼻而不改其執義之志

割鼻毀容 高行梁之節婦榮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  
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婦人之義一醮不  
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  
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  
矣相以報王旌之曰高行

守義陷火 伯姬宋共公夫人魯宣公之女共公卒伯

姬寡居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可避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在前夜始下堂頃之左右又曰夫人少避乎伯姬曰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陷於火

請備父役 女媧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女媧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心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將渡少楫者一人媧請備父役簡子不許媧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騶右驂牝騶而克紂主君渡用一婦何傷因發河激之歌以明其意簡子悅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耶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媧曰婦人之道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乃納

幣於其親而娶為夫人

以身當熊 馮昭儀馮奉世女漢元帝選入宮上幸虎  
園熊逸出左右皆驚走惟婕妤當熊而立熊見殺上  
問馮曰人皆驚懼汝何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  
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良久立為昭儀

速盡為幸 皇甫規妻善屬文工草篆規卒董卓厚聘  
之罵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皇甫氏為  
漢忠臣君其走吏敢非禮於上卓怒懸其頭庭中鞭  
朴交下規妻謂持杖者曰速盡為幸

義保 魯孝王之保母初魯武公生三子長括次戲少  
稱武公朝周宣王帶子括戲同往宣王見戲端重命

武公立為世子及武公薨國人立戲是為懿公括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併欲求公子稱而殺之義保聞即以己子卧公子牀上將公子易服而藏他所伯御遂殺牀上公子義保抱所易服者奔公子之母家衆大夫感其義合詞請於周天子命戮伯御以立稱是為孝公諸侯咸高保母之行而呼為義保

作歌明志 陶嬰魯國陶門之女也夫早死以紡織撫孤魯人聞其少美皆欲求聘之嬰聞而作歌以明志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宿兮不隨衆翔半夜悲鳴兮故雄繫腸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

然兮况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魯人聞而起  
敬無復敢言往聘者

天子主婚 胡氏者學士廣之女解縉與廣同邑同科  
同入翰林一日同侍建文帝側帝曰聞二卿俱得夢  
熊之兆朕為主婚聯作姻婭廣對曰昨晚縉已舉子  
臣亦生男奈何帝笑曰朕意如此定當產女後果是  
女建文遜國解縉為漢邸譜死妻子謫戍廣遂寒盟  
氏泣曰女命雖蹇實天子主婚何敢自輕失身乃割  
去左耳以明志仁宗登極詔贈縉爵廕子中書舍人  
給假與胡氏合甕復賜金幣添粧聞者榮之

夜航船卷十四

古劍陶菴老人袖

九流部

道教

道家三寶 太經曰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  
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慾則精竭務  
須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氣  
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家三寶

三全 洞靈經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慾則神全靖言  
路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鉛汞 東坡志林曰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

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  
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離  
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離飛而汞輕虎常出  
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  
生人生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  
翁然如雲蒸於泥丸火為水妃妃配也熱必從之所  
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  
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舐懸癰上罅也久則汞  
下入口嚙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火向水中  
生也

三閉 收視返聽內言

八禽 道經有熊經鳥申鳧浴猿躩鴟視虎顧鷓息龜  
縮謂之八禽

五炁朝元 以眼不視而魂在肝以耳不聽而精在腎  
以舌不聲而神在心以鼻不嗅而氣在肺以四肢不  
動而意在脾名曰五炁朝元

三華聚頂 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華聚  
頂

九易 王母謂漢武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一年  
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  
易皮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  
化則道成道成則為仙人



三關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為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為尾閭下關腰內兩腎對夾脊為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于胸頂下會處高骨節為玉枕上關此謂之三關

三尸 劉根遇異人告之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人身中有神皆欲人生而三尸只欲人死人死則神變而尸成鬼子息祭享得歡享之人夢與惡人爭鬪皆尸與神戰也

鳴天鼓 道書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左相叩  
為天鐘右相叩為天磬上下相叩為天鼓若法却不  
祥則鳴鐘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百神也念  
道至真則鳴鼓朝真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  
應深

三清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玉宸道君即靈寶天尊太  
清混元老君即道德天尊

老君 即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為道家之宗以  
其年老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前有昇  
仙檜煉丹井皆其遺跡

羨門 紫陽真人周義山入蒙山中遇羨門子乘白鹿

佩青髦之節再拜乞長生訣羨門曰子名在丹臺何憂不仙

倭佺 列仙傳倭佺槐里採藥人也食松實形體生毛四寸能飛行捷足

壺公 漢壺公賣藥懸空壺于市肆夜輒跳入壺中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語曰隨我跳入壺中授子方術

廣成子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山往問長生之術廣成子曰必靜必清毋勞爾形無搖爾精可以長生

許飛瓊 西王母降漢武帝殿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許飛瓊董雙成賈陵華段安香

安期生 賣藥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與言三日三夜賜  
金璧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玉舄為報遺書與  
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于蓬萊山下生以醉墨洒石  
上皆成桃花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  
得道尚隔兩塵儒家曰世釋家曰劫道家曰塵言子  
威尚有兩世塵緣也

地行仙 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為壽有詩云先生  
真是地行仙任世因循五百年

仙臺郎 續仙傳晉侯道華晨起飛上松頂謝眾曰玉  
皇召我為仙臺郎今去矣

仙人好樓居 郊祀志漢武帝以道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于是作首山宮建章安宮光明宮千門萬戶皆極侈靡欲神仙來居其上也

畫水成路 吳猛好道術攜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以手中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少頃水復如初

噀酒救火 後漢藥巴為尚書郎正旦上賜酒向蜀噀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臣以成都失火故噀酒救之後成都奏失火得雨而滅雨中有酒氣

吐飯成蜂 列仙傳葛玄從左元放受九丹經仙與客對食吐飯成大蜂數百復張口蜂飛入口嚼之又成

飯大旱時百姓憂之乃飛符著社天地晦暝大雨如注

叱石成羊 神仙傳黃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引入金華山石室中數年教以導引其兄初起徧索之後問一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兄隨往與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同往見白石徧山下平叱之皆起成羊

鑽石成丹 真語傳先生入焦山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云穿此便當得道傳日夜鑽之經四十七年石穿遂得丹昇仙

剪羅成蝶 宋慶曆中有九哥者浪跡市馬中燕王呼

而賜之酒因請以技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  
蠶而剪碎之俄成蜂蝶無數或集王襟或亂棲宮人  
髻鬢九哥復呼之一一來集復成一足羅中有一空  
如一蝶之痕乃宮人偶祝之耳王曰此蝶可復完羅  
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異

羽客 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

外丹內丹 道家所烹鼎金石為外丹吐故納新為內  
丹

黃冠 唐李淳風之父名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自號黃  
冠子

卧風雪中 譚峭字景升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雪中父

常遣家僮尋訪寄冬衣乃及錢帛景升得之即分給  
貧寒者或寄酒家一無所留

八仙 漢鍾離名權字雲房以裨將從周處與齊萬年  
戰敗跳終南山遇東華玉真人至唐始一出度呂嵩  
自稱天下都散漢

呂純陽名嵩字洞賓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同憩一肆中  
鍾離自起炊爨呂忽昏睡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  
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五子十孫簪笏滿門如此  
四十年後居相位獨相十年權勢薰灼忽被重罪籍  
沒家貲押赴雲陽身首異處忽然驚醒方與浩歎鍾  
離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



驚曰君知我夢耶鍾離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  
瘁多端五十年間止為俄頃非有大覺焉知人世真  
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鍾離求其超度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靴  
一足躡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  
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光陰一擲梭古人滾滾去不  
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  
白波詞多率爾而作後至濠梁忽然輕舉擲下靴帶  
拍板乘雲而去

韓湘之子昌黎從姪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  
黎誕日怒其流落湘子曰無怒也請獻薄技因為頃

刻花每瓣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湘子來  
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

張果老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中籠遇與葉靜  
能比自言堯時宮侍中葉公密識曰此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也授銀紫先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明皇  
襍錄張果老隱于中條山常乘白驢日行萬里夜即  
疊之置箱篋中乃紙也乘則以水啜之復成驢

曹國舅不知其名言丞相曹彬之子皇后之弟故稱國  
舅少而美姿安恬好靜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  
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河為篙工索渡直急以金

牌相抵純陽見而異之遂拜從得道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生而紫雲繞室住雲母溪夢神人教食雲母粉遂行如飛遇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唐天后召見中路不知所之

鐵拐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一日赴老君華山之會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倘遊魂七日不返以火化之徒以母病適歸忘其期六日化之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骸跛惡非其質矣

化金濟貧

王霸梁時渡江入閩居西郊之外鑿井煉

藥能化黃金。飢則售金市米。徧濟貧者。

擗麟脯麻姑。王方平嘗過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聞。

俄頃即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坐定各進行廚。香氣達戶外。擗麟脯行酒。麻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矣。蓬萊水又淺矣。宴畢乘雲而去。姑為後趙麻胡秋之女。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稍息。姑恤民假作雞鳴。羣雞皆應。父覺欲撻之。姑懼而逃入山洞。後竟飛昇。

蓑衣真人。何中立淮陽書生。一旦焚書裂冠。遁至蘇結廬天麩觀。披一蓑衣坐卧。不易妄談。頗驗。凡瘡者。

與蓑草服之立愈不與者疾必不起因稱之蓑衣真人宋孝宗遣璫贄問不言所求中立掉首曰有華人即有番人有日即有月璫復命上曰誠如吾心蓋所求者恢復大計中宮虛位兩事也

自舉焚身 顏筆仙宋建炎初日售筆十則止遇轉運使飲以斗酒飲畢長揖而去遺筆籃使左右取而還之盡力不能勝凡得其筆者管中有詩或偈禍福無不驗年九十七積葺坐上自舉火焚之人見其乘火雲飛去

金書姓名 廣陵人李珣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利兩文以資父母有糴者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

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填金書姓名內有李珣字方  
自喜有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珣爾

獨立水上 葛仙公名玄有仙術嘗從吳主至溧陽風  
大作舟覆玄獨立水上而衣履不濕後白日冲舉勾  
漏令洪即其孫也

李白題菴 許宣平隱城陽山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行  
及奔馬時負薪賣于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  
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  
見題其菴以歸

使聘不出 墨子名翟宋人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  
十篇號墨子年八十有二漢武帝遣使聘之不出視

其顏色如五十許人

冬日賣桃 李犢子歷數百歲其顏時壯時老時好時醜陽都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異之會犢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人不能追也冬日常見犢子賣桃李市中

貞一司馬 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唐睿宗召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諡貞一先生

點化天下 賀蘭善服氣宋真宗召至問曰人言先生

能點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  
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賜號玄宗大師

臨葬復生 張三丰居寶雞縣金臺觀洪武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  
棺殮訖三丰復生

弘道真人 周思得錢唐人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文皇  
帝北征召扈從數試之不爽號弘道真人先是上獲  
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崇禮所征必載以行及金川  
河昇不可動就思得秘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已  
而果有榆川之役

叛中輒應冷謙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皆其所撰



有友酷貧謙于壁間畫一門令其友取銀二錠友入  
恣取而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銀惟二錠不入冊吏  
持引跡捕因并及謙執謙謙渴求飲拘者以瓶水汲  
與之謙躍入瓶中拘者惶急謙曰無害第持瓶至御  
前上呼謙瓶中輒應上曰汝何不出對曰臣有罪不  
敢出來擊碎之片片皆應

入火不熟 周顛仙明初上至南昌顛仙謁道左必曰  
告太平打破一个桶另置一个桶隨之金陵嘗日入  
火不熟上命覆以巨甕積薪焚之火滅揭視寒氣凜  
然後辭去廬山莫知所之

指李樹為姓 老子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

因懷娠後七十二年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  
生指李樹曰此為我姓耳有三漏頂有日光身滋白  
血面凝金生舌絡錦文身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  
受元君神籙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冰汞液金  
之術凡七十二篇

陸地生蓮 尹文始先生住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  
樓精思至道

白石生 生煮白石為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  
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為隱遯仙人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  
二女宮人合為殉幸脫驪山之役匿此

掌錄古學 董謁乞犬羊皮為裘編棘為牀聚鳥獸毛  
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椽寫之舌黑掌  
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負圖先生 季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  
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續一結十  
尋之繩皆結矣充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  
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之人

目光如電 涉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  
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守天廁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

廁

墨池 梅福在南唐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  
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  
中歎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楷形為我辱妻為我毒遂  
棄妻入洪崖山

青童絳節 張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雋以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金蓮花 元藏機有馴鳥三類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  
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人曰此滄州也產分蒂  
瓜長一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足魚金蓮花婦  
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刺樹成酒 葛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

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  
勸客皆脯酒棗指蝦蟆飛龜使舞應節如神為人行  
酒杯自至客前不盡杯不去

林樾長嘯 黃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遠響林樾宋咸  
淳中有戴烏方帽着鞞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  
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去雲意  
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十劫猶愛梅花  
未歸孟野人之儔云

腦子誦經 司馬承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  
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許大夫婦 許大為許旌陽掃爨夫婦隱于西山不欲

人識姓改姓曰午又改姓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住除却白雲誰到門

服石子 單道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如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志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飴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齒

驅邪院院判官白紫清曰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

符釘畫龍

毒龍潭二龍飛入巖與張僧繇畫龍闕風

雨震沸丁玄真畫鐵龍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止

模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搗小竹筍賣藥有疾者手模之輒愈人呼為模先生

尊號道士 周穆王求神仙始尊號道士 西王母授帝元始真容始有道士行禮之文漢桓帝迎老子像入宮用郊天樂祀道教始崇與釋並

魏世祖拜寇謙之天師立道教場受符籙周武帝封國公唐中宗加金紫階玄宗賜號先生宋賜神宗賜號處士寇謙之修張魯法始為音誦科儀及號召百神導養丹砂之術唐高祖授始道官宋太宗增置道副

錄都監宋太祖始令道士不得畜妻孥

改稱真人

張道陵子孫世襲天師掌道教至明太祖

曰至尊者天何得有師詔改真人初道陵學長生于蜀之鶴鳴山山有石鶴鳴則有得道者道陵居此石鶴乃鳴

真武 淨樂國王太子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道久之無所得欲出山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何為曰為針耳曰不亦難乎嫗曰功久自成真武悟遂精修四十二年白日冲舉

陳搏

字圖南亳州人四五歲遇一青衣媪乳之自是

穎悟異書一目十行邂逅孫君仿謂武當九室高可



居遠往辟穀二十餘年忽夜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後徙華山宋太宗召見賜號希夷先生

周顛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明太祖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覆之甕積薪以煨火息啟視顛正坐宴然上親為作傳

張三丰又名邈邈張明太祖求之不得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卧雪中

佛教

禪門五宗 南嶽讓禪師法嗣南嶽下世百三世百丈  
海禪師四世為山靈祐禪師五世仰山慧寂禪師稱  
為仰宗。南嶽下四世黃蘗希運禪師五世臨濟義  
玄禪師稱為臨濟宗。青原思禪師法嗣青原下六  
世曹山本寂禪師七世洞山道延禪師稱為曹洞宗  
。青原下五世德山宣鑿禪師六世雪峰存義禪師  
七世雲門文偃禪師稱為雲門宗。青原下八世羅  
漢琛禪師九世清涼文益禪師稱法眼宗。凡五宗今  
天下惟曹洞臨濟為盛

佛入中國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

臣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由是教法中國

象教 如來既化諸大弟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  
之杜詩曰方知象教力

優曇鉢 法華經是人希有過于優曇鉢優曇花名應  
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般若航 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若苦海之慈航昏衢  
之巨燭

兜率天 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護世城雨美膳  
阿修羅天雨兵仗閻浮世界雨清淨雨者被其惠  
猶言賜也

西方聖人 列子太宰嚭問孔子孰為聖人子曰西方  
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

不二法門 文選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為是不二法門  
摩詰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  
法門

即心即佛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恁  
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即佛曰馬祖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  
只管即心即佛其僧白于馬祖祖曰梅子熟矣

舍利塔 說苑阿育王所造釋迦真身舍利塔見于明

州鄆縣太宗命取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  
以藏之

沙門漢記沙門漢言息也息欲而居於無為也梵云沙  
門那或曰沙門漢言勤息譯曰勤行又曰善覺又稱  
沙彌又稱比丘秦言乞士又曰上人

苾芻尊勝經 尊勝經苾芻草名有五義生不背日冬  
夏常青性體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佈為佛徒弟故  
以名僧

紫衣吏 略曰唐武則天朝賜僧法朗等紫袈裟僧之  
賜紫自武后始

五戒 凡出家師已許之乃為受五戒謂之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傳燈釋書以燈喻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法曰傳燈

今有傳燈錄杜詩曰傳燈無白日

飛錫高僧傳梁武時寶誌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方士白鶴道人者亦欲之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錫飛聲遂卓于山麓而鶴止他處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故稱行僧為飛錫住僧為卓錫又曰挂錫

祝髮賀僧持披剃從教頂相堂堂唐書祝髮刻草僧剃髮曰刻草

檀那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

陀為檀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

伊蒲饌

後漢楚王映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

老之言尚浮屠之教還其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  
風幡論 傳燈錄六祖惠能初寓法性寺風揚幡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傳衣鉢

五祖欲傳衣鉢乃集五百僧謂曰誰作無像

偈即付與衣鉢首座云身似菩提樹心為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何處染塵埃盧惠能改曰菩提本非樹明

鏡亦非臺不勞勤拂拭何處惹塵埃五祖驚曰此全  
悟道脫然無像且無慮矣即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盡  
以付之

得真印 梁達摩奉佛衣來得道者傳付以為真印六  
神祖盧惠能受戒韶州曹溪說法乃置其衣而不傳  
後謚為大鑒

楊枝水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呪能役使鬼  
神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須臾鉢  
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暴病死澄取楊枝洒而呪之遂  
甦

披襟當箭 傳燈錄石鞞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



義思禪師詣之石鞞曰看箭師披襟當之鞞笑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個漢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逍遙自足僧曰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安心竟 可大師問初祖達摩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求解脫 信大師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求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有省

入門來 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來殊曰我  
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

再轉法輪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  
咄云吾住世四十九年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  
法輪是謂吾已轉法輪耶

汝得吾髓 達摩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  
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師曰汝得吾皮總  
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  
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不起無相 般若尊者問達摩于諸物中何物無相曰

於諸物中不起無相

洗鉢盂去 僧問趙州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  
吃粥了也未曰吃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乃悟入  
使得十二時 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  
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天雨花 梁高僧講經于天龍寺中天雨寶花繽紛而  
下徐玉泉贈詩云錫杖飛身到赤霞石橋間坐演三  
車三車謂三乘大乘小乘上乘一聲野鶴仙濤起白  
晝天風送寶花

石點頭 梁有異僧玉生者又名竺道生人稱曰生公  
講經于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坐而說法石

皆點頭

龍聽講 梁有僧講經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也云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經去是夕大雨水皆黑

離此殼漏子 傳燈錄洞山良价和尚將圓寂謂衆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衆不對師儼然坐化

隻履西歸 後漢二十八祖達摩中天竺國佛法起自初祖迦葉尊者至達摩乃二十八祖梁武帝天通元年始至中國是為東土始祖端居而逝後三載魏宋雲使西域歸遇師于蔥嶺手持隻履翩翩逝問師

何往曰西天去明帝啟其壙惟一革履存焉

闍維茶毗 天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油梅檀闍維真  
體僧亡火化曰闍維又曰茶毗東坡宿曹溪偕傳燈  
錄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即以筆記臺上曹溪夜岑寂  
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截却一指 天龍合掌頂禮拜問于古德曰敢問佛在  
何處古德曰佛在汝指頭上天龍豎一指朝夕觀看  
古德從背後截去其一指天龍豁然大悟後人曰天  
龍截却一指痛處即是悟處

喫在肚裏 有老僧喫飯人問人之曰和尚喫飯與常  
人異否僧曰老僧喫飯口口喫在肚裏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游歷偶至放生處帝  
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不亦放帝大慚  
海鷗石虎 佛圖澄依石勒石虎號大和尚以麻油塗  
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屠鈴聲逆知禍福虎即  
位師事之時謂澄以石虎為海鷗鳥

帝言日中 虎丘生公于石上講經宋文帝大會僧衆  
施食人謂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  
曰日麗天天言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

碎却筆硯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瓚云欲學道  
者先將筆硯碎却

六道釋家有六道輪迴之說曰天道人道魔道地獄

道  
餓鬼道畜生道

捱日菴 善導和尚菴名捱日示衆云體此二字一生  
受用

抱佛脚 雲南之南一番國俗尚釋教有犯罪當誅者  
趣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髡髮為僧即贖其罪今  
諺曰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本此

九日杜鵑 唐周寶鎮潤州知鶴林寺杜鵑花奇絕謂  
僧殷七七曰可使頃刻開花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  
九日果爛熳如春

摩頂止啼 宋安東人婁通者生有異相掌中一目中  
指七節長為承天寺僧嘗召入大內適仁宗生啼哭

不止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  
玉帶鎮山門 了元號佛印住金山寺蘇軾訪之了元  
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軾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  
禪牀床了元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軾投以玉帶鎮  
山門了元報以一衲

白土襍飯 新羅國僧金地藏唐至德間渡海居九華  
山取嵩間白土襍飯食之九十九忽召徒衆告別坐  
化函中後三載開視顏如錢色如生鼻之骨節俱動  
滌腸 小釋迦保昌黎子氏九歲入山精修五載得悟  
一日歸省其母啗之肉出至溪中以刀割腸滌淨唐  
賜號澄虛大師



釋解 文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廁盥盆忽有市  
鮮者沃于者沃于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  
寺久之為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  
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  
欲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已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  
不知何讐言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  
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  
之立逝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冤家亦生 寶誌梁武帝師事之皇子生誌曰冤家亦  
生矣後知與侯景同日生

正大行曆 一行從普寂禪師為徒唐玄宗召問曰卿

何能對曰善記覽即以宮人籍試之一無所遺玄宗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大衍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日有出而正之者一行當其期乃定大衍曆

雨隨足注

蓮花名株宏沈氏子為諸生辭家祝髮見

雲棲幽寂結茅以居絕糧七日倚壁危坐雲棲多虎皆遠徙歲早擊木魚循田念佛雨隨足跡而注人異之遂成蘭若專以淨土一門普攝三根著述甚多諸方尊為法門周孔

為讓帝薙髮

南州法師名博洽山陰人禪之餘定之

餘肆力詞章居金陵靖難時金川門開為建文君薙髮文皇聞而囚之十餘年姚榮靖臨革上臨視問所

欲言于榻上叩首曰博洽繫獄久矣上即日出之仁  
宗即位數被召問宣德中留偈而化

賣藥僧住得號赤脚僧常居廬山洪武間上不豫住  
得賣藥詣闕謂天眼尊者及周顛仙所奉上服之立  
愈製御詩賜之

乞者沙彌 冰蘖名維則洪武二十五年上命凡天下  
僧人有名藉者皆要俗家餘丁一人充軍維則時進  
偈七章其七曰天街密雨却煩囂百稼臻成春氣饒  
乞者沙彌疎戒檢袈裟道在祝神堯上覽偈為收成  
命

日月燈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

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  
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介甫大以為  
然

卧佛涅槃盤經云如來背痛于雙樹間北首而卧故  
後之繪圖者為此像普疾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  
此子疲于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張女之顧和數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  
而嘗謂顧勝于時張九歲顧七歲和與之俱至寺  
中見佛般泥恒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  
孫女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有忘  
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天女散花 維摩經云會中有天女散花該菩薩悉皆  
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落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  
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三乘 法門曰大乘小中乘小乘乘乃車乘之乘阿羅  
漢獨了生死不度衆生人故曰小乘圓覺之人半為  
人半為己故曰中乘菩薩為大乘者如車之大者能  
度一切衆生故曰三乘之教

三空生法俱也三慧聞修思也三身法報化也三寶佛  
法僧也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三毒貪嗔癡也三  
漏欲漏有漏無明漏也三業身口意也三灾飢饉疾  
疫刀兵也三大灾火水風也

弩目低眉 薛道衡遊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以  
弩目菩薩何以低眉沙彌曰金剛弩目所以攝伏羣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速脫此難 大集云昔有一人避二難醉衆生死緣藤  
命根入井無常有黑白二鼠日月嚼藤將斷旁有四  
蛇四大欲螫下有二龍三毒吐火張爪拒之其人仰  
望二象已臨井上憂惱無托忽有蜂過遺蜜滴入口  
五愁是人接蜜全忘危懼知人見此各宜修行速脫  
此難

五蘊皆空 五蘊者就衆生所執根身器界質碍形量  
之物名為色以現前領納違順二境能生苦樂者名

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者境名想念念遣流新新不  
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皆能蓋覆真性封  
蔽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衆

慧業文人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  
輕謝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在靈運  
前成佛當在靈運後

拔絮誦經 佛圖澄左乳傍有一孔通徹腹內常塞以  
絮至夜欲誦經則拔絮一空洞明或過水邊引腸洗  
之復納入

世尊生日 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山  
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

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即佛生之日也穆  
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  
二道連夜不滅太史卮多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哀  
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悉達太子 異記又云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夢天  
降金人遂有孕于四月八日太子生于右脇名悉達  
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証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  
時成佛號世尊于熙連河說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  
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弟子大迦葉為第一世祖穆  
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  
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為釋迦牟尼姓利利



六祖 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五祖  
弘忍六祖慧能一祖一隻履二祖一隻臂三祖一罪  
身四祖一隻虎五祖一株松六祖一張碓梁武通天  
元年達摩來自西土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  
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  
不傳遂說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

佛始生 周昭王之二十四年至孝王元年佛入涅槃  
始佛著于經漢武帝得休屠祭天金人始佛像入中  
國。周穆王時始西極國化人來秦始皇時始沙門  
室利房等至皇囚之夜有金人破戶出至漢明帝始

以僧天竺摩騰入中國。隨文帝始西域大食入中國。回回教門。元魏始作大佛像。高四十三尺。用黃金銅。五代宗作羅漢像。用鐵。後漢秦始尊鳩摩羅什為法師。宋徽宗稱為德士。漢靈帝時安世高始立戒律。魏朱士行始中國人受戒。後魏始立戒壇。宋太戒祖別立尼戒壇。漢明帝始聽陽城侯劉峻女出家。石虎聽民為僧尼。唐睿宗度公主為道士。後魏太祖始授僧官。隋文帝制僧官十統。唐制兩僧錄司。唐武后始令僧尼隸禮部。唐玄宗始給度牒。漢章帝時西域僧作數珠象。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共一百單。八五代僧志林作木魚。漢武帝尚南越始禁呪。

唐中宗時西京始投筭

時壽安石山有靈神祠遇客投筭仰吉

○唐太

宗遣玄奘往西域取經諸像至蜀賓國道險不可過  
玄奘閉室而坐忽見老僧授以心經一卷令誦之遂  
虎豹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部以歸

孰為大慶法王 傳珪為太宗伯時武宗好佛自名大  
慶法王番僧奏請腴田千畝為下院批禮部議而書  
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劾番僧曰孰為大慶  
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

醫

神農經上藥養命謂五石之鍊形五芝之延年也中藥  
養性謂合歡之蠲忿萱草之忘憂也下藥治病謂大  
黃之除實當歸之止痛也

君臣佐使 凡藥有上中下之三品凡合藥宜用一君  
一臣三佐四使此方家之大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  
七情然後為和劑之節五味謂醜酸甘苦心辛酸為  
肝醜為腎甘為脾苦為心辛為肺此五味之屬五臟  
也三性謂寒濕暑熱七情有相刑有相須者有相使  
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殺者其用又有使為湯  
丸酒散視其病之深淺所在而服之

砭石 梁金元起欲上素問訪以砭石王僧儒曰吉人常以石為針不用鐵季世無佳石故以鐵代也

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而不信醫六不治也

兄弟行醫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仲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毒投藥副肌膚故名聞于諸侯文侯曰善

見垣一方 扁鵲少時遇長桑君出懷中藥飲以上池

之水三十。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視為名耳見垣一方猶言隔牆見彼方之人也

病在骨髓 扁鵲適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之疾在血脉矣侯曰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矣侯曰無疾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却走曰君之疾已 骨髓此湯熨破石酒醪之所不及也數日後侯病劇召扁鵲鵲已逃去侯遂死

扁鵲被刺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  
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病入膏肓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  
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  
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  
良醫也厚厚禮而歸之

姚劑三解 後周姚僧坦善醫伊婁自腰至臍似有三  
縛僧坦處三劑初服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又解即又  
服三縛悉除

大倉公 姓淳于名意為人治病立決死生多奇中用

藥若神

東垣十書 李杲傳易州張元素之秘業士大夫非危  
急之疾不敢謁時以目醫目之所著有東垣十書  
刮瘡骨療毒 華陀疾在腸胃不能散者飲以藥酒割  
腹煎洗積滯傳神膏合之立愈如割關侯臂而去毒  
針曹操頭風去風是也

醫國手 國語晉平公有疾秦伯使人視之趙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救人固醫職也

杏林 廬山記董奉每治人病病愈令種杏一株遂成  
林奉後成仙上昇

徒癰 薛伯宗善徒癰公孫奉患背疽伯宗為氣封之



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疽消而樹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潰爛出黃赤汁斗許樹為委損矣

橘井 晉蘇耽種橘鑿井以療人疾時病疫者合食橘葉飲井水即愈世號橘井

肘後方 葛洪抄金匱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千金方 孫真人愈龍疾授以龍宮秘方一卷治病神驗後集為千金方傳世

照病鏡 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疾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治之疾即愈

醫稱郎中 郎中知五府六部事醫人知五臟六腑事

故醫人亦稱郎中北人因郎中而遂稱大夫

蘄水名醫 龐安常宋神哲間馳名京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俊每應人延請必駕四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襟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俞跗始為醫割皮肌瀦滌臟腑後倉公解顏盧醫剖心華陀祖之黃帝始制針灸神農始命儗貸季岐伯師也理色脉巫彭始制丸藥伊尹始制煎藥秦和戰國人始制藥方

醫諫 高鏊正德時為太醫院醫士上將南巡鏊以醫諫上怒曰鏊我家官亦附外官梗朕耶命杖之百而

成鳥撒肅宗改元名還復職時有星官楊源亦以占  
候諫死成所

歷代名醫圖贊

伏羲氏贊茫茫上古世及包犧始畫八卦卦爻分四  
時究病之源以類而推神農之降因而得因之  
神農氏贊仰惟神農植藝五穀散斯民有生以化以  
育虛及天傷復嘗草木民到于今悉沾其福

黃帝軒轅氏贊偉哉黃帝聖德天授岐伯俞跗以左  
以右導養精微日窮日究利及生民勿替於後

岐伯全元起贊天師岐伯善答軒轅製立素問始顯

醫源

雷公名數贊太乙雷公醫藥之宗灸燂炮製千古無窮

秦越人扁鵲贊秦神扁鵲精研醫藥編集難經古今欽若

淳于意贊漢淳于意時遇文帝封贈倉公名傳萬世張仲景機贊漢張仲景傷寒論証表裏實虛載名亞聖

華陀贊魏有華陀設立瘡科刮骨療疾神效良多

太醫王叔和贊晉王叔和方脉之科撰成要訣普濟沉疴

皇甫士安謚贊皇甫士安治法千般經言甲乙造化

實難

葛稚川洪贊隱居羅浮優遊養導世號仙翁方傳肘  
後

孫思邈贊唐孫真人方藥絕倫扶危拯弱應效如神  
韋慈藏訊贊大唐藥王德號慈藏老師韋訊萬古名  
揚

相

相聖人 始布子卿相孔子曰其類似堯其頂類臯陶  
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三  
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彈血作公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  
相者師圭謂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位在無  
極侃以針挑之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後果如其  
兆

官至封侯 衛青少時其父使牧羊兄弟皆奴畜之有  
鉗徒相青曰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罵  
足矣焉得封侯

鬚如蝟毛 劉悛道桓温鬚如反蝟毛眉如紫石稜自  
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騰蛇入口 漢周亞夫為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  
年為侯八年為宰相持國秉政九年當餓死亞夫笑  
曰既貴如君言又何餓死負指其口曰騰蛇入口故  
耳後果然

豕喙牛腹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  
鳶肩而牛腹黧壑可盈是不可壓饜也必以賄死

虎厄 晉簡文初無子令相者徧閱宮人時李太后執  
役宮中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既  
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恠虎厄無謂且生未識虎命

圖形以觀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蜂目豺聲 潘滔見王敦少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鬼躁鬼幽 管輅曰鄧鸞由之行步筋不束骨此為鬼躁何宴容若槁木此為鬼幽

識武則天 唐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當生貴子后尚幼母抱以見結以男天綱熟視之曰龍瞳鳳頸若為男兒當作天子

伏犀貫玉枕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全起十年且顯立功在梁蓋間

盼刀 相者陳訓昔語甘卓曰甘侯仰視首昂相名盼



刀目中赤脉自外入必兵死

識王安石 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郡守因邸吏報包  
孝肅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  
公無能為也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  
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麻衣道人 宋錢若水謁陳希夷希夷與老僧擁爐執  
視若水以火筋畫灰上云做不得徐曰急流中勇退  
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以子神清謂可作仙時召  
麻衣道人決之云子但可作公卿耳

耳白于面 歐陽公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  
事得謗

史佚始相人一云始布子卿風鑑內史服唐舉呂公通  
其術伯益始相馬

柳庄相 明袁珙遇僧道衍于嵩山寺相之曰目三角  
影白形如病虎性嗜殺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後衍  
薦珙于北平酒肆中識燕王即相為太平天子其子  
忠徹亦善相燕王命其徧相謝貴諸人而後靖難  
好相人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  
女乃呂后也

有封侯骨 漢翟方進少孤事後母孝嘗為郡小吏為  
諸掾所詈辱乃從蔡父相大奇之曰小吏有封侯骨  
遂辭母遊學長安母憐其幼隨之入京織履以給卒

成名儒舉高第拜相封高陵侯

五老峰下叟 五代黃損與桑維翰朱齊丘嘗遊五老

峰見一叟長嘯而至相維翰曰子異曰作相然而狡  
狡則不得其死相齊丘曰子亦作相然而忍忍則不  
得其死獨異損曰子有道氣當善終其後維翰相晉  
齊丘相南唐皆見殺世以為前定而損任梁官左僕  
射雅以詩文名

貴不可言蒯徹以相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后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

龜息 李嶠母以嶠問袁天綱答曰神氣清秀恐不永

耳請伺嶠卧而候鼻息乃賀曰是龜息也必貴而壽

葬

客土無氣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視東北隅已穿二  
坎驚曰公富貴一世矣諸子將不終張懼欲平之泓  
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如身瘡痛補他肉無  
益也

折臂三公 晉有術士相羊祐墓當有授命者祐聞掘  
斷地勢以壞其形相者曰尚出折臂三公祐後墮馬  
折臂位至三公

塚上白氣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  
之煬帝曰素家當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從  
客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

不違私事未幾以謀反滅

示葬地 孫鍾種瓜為業一日三人造門鍾設瓜分飲  
三人曰示子葬地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不六十步回  
首見三白鶴飛去遂葬其母鍾後生堅

相冢書 方回著山經有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  
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禹始肇風水地理公劉相陰陽周公置二十四局漢王  
况制五宅姓管輅制格盤擇葬地

不卜日 漢吳雄官廷尉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  
之地喪事促辦不擇日術者皆言其族滅而子祈孫  
恭並三世為廷尉

真天子地 明王賢嘗夢人授以書讀此可以徧不讀  
此止衣綠數日于路得一書視之青烏說也潛玩久  
之乃以善地理聞時為釣州佐上取以往命相地得  
竇五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也  
烏山出天子 梁武帝時謠曰烏山出天子故江左山  
以烏名者皆鑿惟長興雒山獨完後陳武帝霸先祖  
墳發此其謠竟驗

堪輿 楊子屬堪輿以壁壘兮註堪輿天地總名今人  
稱地師曰堪輿

鑿方山 秦始皇時術者言金陵有天氣乃遣朱衣三  
千人鑿方山疏淮水以斷地脉

牛眠 陶侃將葬親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老父曰前  
岡見一牛眠處其地甚吉葬之位極人臣侃尋之因  
葬焉

卜算

君平賣卜 漢嚴君平隱於成都以卜筮為業見人有  
邪惡者借著龜為正言利害與人子 依于孝與人  
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  
之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即閉肆下簾講老子  
青丘傳授 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  
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洩書何在上帝命  
吾攝六丁追取遠知跪地老人曰上方禁文自有飛  
天神主保衛何得輒藏箱帙遠知曰是青丘元老傳  
授也老人取書竟去

青囊經 郭璞受業于河東郭公公以青囊書九卷與



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穰災轉福通致無方後  
青囊書為門人趙載所竊未及開讀為火所焚

震厄 王丞相令郭璞作一小卦卦成意色甚惡云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彌否拜否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  
從其語果數日中震柏粉碎

著筮掘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  
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即以板往責至期果至  
妻執板往龔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歌曰吾不  
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  
百斤在屋東去壁一丈許掘之如卜

占算輒應 唐閔珊居集霑益人精卜筮之學其法用  
細竹四十九枝或以雞骨代之占算輒應夷中稱為  
筮師

京師火災 郎顛父宗治京房易善風角星管六日七  
分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知京師有火  
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太卜鄭詹尹嘗為屈原決疑

飄風哭子 管公明在王弘真直坐有飄風高二尺在  
庭中從申上來幢幟迴轉公明曰東方有馬吏至恐  
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

伏羲始制占卦卜龜神農始制揲著○顛頊始設兆為

王兆帝堯制瓦兆。師曠制識鬼谷子。即土誦制鏡聽。漢武帝制雞卜。令軍中用之。張良制靈碁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京房制易課。始錢卜。王遠知制玄女課。邵堯夫拆字觀梅數。後魏孫紹始推祿命。唐李虛中始探生人年月日時所值生旺死衰。一云李師中來自西域。

徐子平名居易。作子平。今宗宋史徐彥昇。鬼谷子作納音。趙達始闢九宮算。北齊祖亘作綴術。

各卜。鳥卜者。東女國初歲入山。有鳥來集掌上。如雌雄。破腹視之。有粟。年豐。砂石為灾。錢卜者。西蜀君平以錢卜。詩曰。岸餘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瓦卜病賽烏稱鬼巫占五代龜○碁卜者黃石公  
用之行師○雞卜柳州洞民以體雞骨卜年○胡人  
以羊脛骨卜吉凶○苗人以雞蛋卜葬地響卜者李  
郭王建皆懷鏡以聽詞

為上皇筮 全寅山西人少替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  
上皇在北遣使與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  
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曰或躍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午大德之正  
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故曰大吉上復位授黃錦衣衛百戶

占與全合 萬祺少與異人遇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與一書乃祿命法也於是研指於卜以吏員辦事吏部公卿貴戚神其術考授鴻臚寺序班陞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白金文綺景帝不豫太子未定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美事他求其占復辟日時與全寅合後官至尚書

當有聖母出 東漢書云王翁孺徙魏郡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聖母出翁孺徙居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後翁

孺子禁生元后平帝幼后果臨朝稱制

占定三秦 漢扶嘉其母于萬縣之湯溪側感龍生嘉

預占吉凶多奇中高祖為漢王時召見以占卜勸定

三秦賜姓扶氏謂嘉志在扶誦也拜廷尉食邑胸臆

拆字 禱技

朝字 開元時有術士以拆字馳名唐玄宗書一朝字  
令中貴持往試之術士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  
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術士以手  
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  
人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見補  
承信郎錫賚甚厚

杭字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判休  
咎車駕往杭州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  
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驚報虜騎相逼偏乃  
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木不旬日果得

元术南侵之報

串字 一士人卜功名書一串字問周生生日不特登科抑且連捷以串字有兩中字也果應其言下科一人偵知之往問功名亦書一串字周公生日親翁不特不中還防有病士人曰如何一字兩斷周生日前某公書串字出于無心故斷其連捷今書串字出于有心是患字也焉得無病

春字 高宗命周生拆一春字周生言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于戌

奇字 賈似道有異志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相公之事不諧矣道立又不可



立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遺之去

也字。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謝石石曰詳視謂朝士曰此尊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為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卅一否以也字上為卅下為一也朝士曰吾官欲遷動得如願否石曰也字着水為池倚馬為馳今池則無水馳則無馬安能遷動又問尊閭父母兄弟當無一存者即家產亦當蕩盡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並不見人着土為地今不見土故知其無人并無產也朝士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所問乃懷娠過月耳石曰得非十三月乎以也字中有

十字并旁二豎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惟欲不言則所問又政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請竟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今尊閭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為害石亦有藥可以下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奇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囚字 鄭仰田少推魯不解治生父母惡之呼泣于野老僧遇之曰吾滌子久矣偕入山授之青囊壬遁諸之術于是言禍福無不中魏奄召之問數指囚字以問仰田曰此中國一人也奄大悅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辭以逃死耳

泝泝續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  
續泝泝洗也續綿也有不龜手之藥而以洗綿為業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於是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  
泝續不過數金今一朝為鬻技得百金請與之客得  
之以說吳王吳王使之將各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裂地而封夫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泝泝續則  
所用之異也

輪扁斲輪 莊子齊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  
下釋鑿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糟粕已夫臣斲輪不  
徐不疾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于臣行年七十

而老子劉輪

屠龍技 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技于支離殫千金之產  
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象緯示警 王振勸上親征瓦剌也先百官伏闕懇留  
上章懇留不聽少居庸至宣府敗報踵至扈從連章  
留駕王振大怒皆令掠陣至大同振進兵益急欽天  
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振怒詈之遂致土木之變